**尚書正義序**

唐孔穎達撰

夫書者，人君辭誥之典，右史記言之策。古之王者，事摠萬機，發號出令，義非一揆，或設敎以馭下，或展禮以事上，或宣威以肅震曜，或敷和而散風雨。得之則百度惟貞，失之則千里斯謬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絲綸之動，不可不慎，所以辭不苟出。君舉必書，欲其昭法誡，慎言行也。其泉源所漸，基於出震之君。黼藻斯彰，郁乎如雲之后。勳華揖讓而典謨起，湯武革命而誓誥興。先君宣父，生於周末，有至德而無至位。修聖道以顯聖人，芟煩亂而翦浮辭，舉宏綱而撮機要。上斷唐虞，下終秦魯。時經五代，書摠百篇。採翡翠之羽毛，拔犀象之牙角，罄荆山之石，所得者連城。窮漢水之濵，所求者照乗。巍巍蕩蕩，無得而稱。郁郁紛紛，於斯爲盛。斯乃前言往行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。曁乎七雄巳戰，五精未聚，儒雅與深穽同埋，經典共積薪俱燎。漢氏大濟區宇，廣求遺逸，採古文於金石，得今書於齊魯。其文則歐陽、夏侯二家之所說，蔡邕碑石刻之。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，安國註之。寔遭巫蠱，遂寢而不用。歷及魏晉，方始稍興。故馬、鄭諸儒，莫覩其學。所註經傳，時或異同。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，載於帝紀，其後傳授，乃可詳焉。但古文經雖然早出，晚始得行。其辭富而備，其義弘而雅，故復而不厭，久而愈亮。江左學者，咸悉祖焉。近至隋初，始流河朔。其爲正義者，蔡大寳、巢猗、费甝、顧彪、劉焯、劉炫等。其諸公旨趣，多或因循。怙釋註文，義皆淺略。惟劉焯、劉炫最爲詳雅，然焯乃織綜經文，穿鑿孔穴，詭其新見，異彼前儒。非險而更爲險，無義而更生義。竊以古人言誥，惟在達情。雖復時或取象，不必辭皆有意，若其言必託數。經悉對文，斯乃鼓怒浪於平流，震驚飊於靜樹，使敎者煩而多惑，學者勞而少功。過猶不及，良爲此也。炫嫌焯之煩雜，就而刪焉。雖復微稍省要，又好改張前義，義更太略，辭又過華。雖爲文筆之善，乃非開獎之路。義旣無義，文又非文。欲使後生若爲領袖，此乃炫之所失，未爲得也。今奉明勑，考定是非。謹罄庸愚，竭所聞見。覽古人之傳記，質近代之異同。存其是而去其非，削其煩而増其簡。此亦非敢臆說，必據舊聞。謹與朝散大夫行 太學博士臣王德韶、前四門助敎臣李子雲等，謹共銓敘。至十六年，又奉勑與前修疏人，及通直郞 行 四門博士 驍騎尉臣朱長才、給事郞 守 四門博士 上騎都尉臣蘇德融、登仕郞 守 太學助敎 雲騎尉臣隨德素、儒林郎 守 四門助敎 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，使趙弘智覆更詳審，爲之正義。凡二十卷，庶對揚於聖範，冀有益於童稚。略陳其事，敘之云爾。